

父亲患肝癌住院、小女儿6个月时动了大手术、自己罹患白血病 坚强的二胎妈妈等待生的希望

阅读提示

父亲因患肝癌正在住院,母女二人又接连得病,原本充满希望的家庭突然被病魔摧垮。亲爱的读者朋友,如果您愿意伸出援手,向这个不幸的家庭献出一份爱心,可以通过银行账号或二维码捐款。

□ 记者 林子靖

本报讯 两个活泼可爱的女儿、和谐美满的家庭……莲都人何华芬原本过着忙碌而充实的生活,可去年10月的诊断书瞬间打破了这个小家的平静——何华芬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,二女儿又被证实得了畸胎瘤。而在2年多前,何华芬的父亲也不幸罹患肝癌,至今仍在住院。

2018年4月,何华芬和丈夫迎来了第二个小天使的降生。然而在女儿6个月大的时候,何华芬感到身体异常疲劳,上下楼梯走几步或是抱着女儿一小会儿,就会累得喘不过气。

医院的检查结果惊呆了她——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。更令一家人揪心的是,何华芬的病程发展很快,接受化疗一个月后就被紧急转至浙大第一附属医院。在这里,何华芬又接受了多次化疗和卡替治疗。虽然每次治疗都令她非常痛苦,但想到家中的两个可爱女儿,她一直咬牙坚持着。

然而此时的何华芬还不知道,每天悉心照顾自己的丈夫梅焕根正在杭州“两头跑”——就在何华芬入院不久后,6个月大的小女儿又被确诊患了畸胎瘤。

“实在不敢告诉她,我怕她会撑不住。”那段时间,梅焕根每天顶着重压,一个人当两个人用,在偌大的杭州城来回奔波,照料妻子和女儿。

好在女儿的手术很成功,现在只需复查、好好调养身体。孩子的这次治疗已经花去了10多万元,而何华芬每天接受治疗也都要花钱,家中已经捉襟见肘。

今年7月,曾接到多次病危通知书的何华芬等来了机会,在浙医做了挽救性骨髓移植。就在一家人憧憬着新生活时,9月的骨穿结果却显示,何华芬的病复发了,而且开始恶化。

9月28日,何华芬和丈夫又踏上了前往北京求医的路,这也是他们最后的希望。

“现在两个女儿都由我父母照顾,15岁的大女儿正在念初三,学习压力很大,但她时刻惦记着妈妈的病情。”梅焕根说,这一年多来,他们已经自费70余万元,小女儿的治疗费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,不少钱是向亲朋好友借来的。

“岳父常对着我哭,说他自己走了没关系,只希望女儿、外孙女能平平安安。”说起因患肝癌倒在病床上2年多的岳父,梅焕根哽咽了,“怪我没把妻子照顾好,我们这个小家虽然面对重重磨难,但我们永远不会放弃,这个家少了谁都不行。”

如今,何华芬一直在北京的医院接受化疗和卡替治疗,等待二次移植,但是后续卡替治疗、二次移植等费用将达百万元,这个不幸的家庭已经无力承担。热心的读者朋友们,如果您愿意伸出援助之手,可以向此账号捐款:中国建设银行6217001490002226369;户名:梅焕根。也可以通过梅焕根的微信二维码提供捐助。



梅焕根在北京医院照顾妻子何华芬。



可以通过梅焕根的微信二维码提供捐助

市民:大洋路、丽阳街的高大行道树影响采光

园林部门:为保护树木将统一安排在12月修剪

阅读提示

家住市区白云小区的市民叶先生说,小区内行道树长得高大、枝叶繁茂,已经影响到一些居民家中的采光,希望晚报能和有关部门联系帮忙解决问题。

□ 记者 林子靖 文/图

本报讯 近日,家住市区白云小区的市民叶先生向晚报反映,白云小区的行道树长得高大、枝叶繁茂,已经影响到一些居民家中的采光,希望有关部门能派人来修剪枝条。

昨天上午,记者到现场了解情况。市民叶先生居住的单元楼靠近丽阳街和大洋路路口的西侧,道路两旁的樟树和梧桐树长势较好、枝繁叶茂,一些楼层较低的住房免不了被挡住阳光。

记者沿着大洋路从北往南走,看到这一带的行道树普遍长得比较高,尤其是北段(即大洋路与丽阳街路口至大洋路与人民街路口)道路两边和路中间的绿化带都栽种了梧桐树,一排排梧桐树枝叶连成片,下方的道路也因此几乎透不进阳光。一些较粗壮的梧

桐树已经长到了四五层楼高,密布的叶片如同遮阳伞挡在了居民楼前。

对于长得如此茂盛的梧桐树,还有一些市民“乐在其中”。在大洋路上开店的老板娘周女士告诉记者:“这条路上的梧桐特别美,走在树下就像走在童话故事里,夏天还能遮阳。”关于采光的问题,她倒是没太注意。

同样的,丽阳街的行道树也是长势旺盛。除了梧桐外,还有其它树木,树种较为丰富,不少高大的树木已经长到三四层楼的高度。不过由于马路宽,路面没有被枝叶完全遮盖。带着叶先生反映的问题和实地观察到的情况,记者咨询了丽水市园林管理局公园与绿地管理科科长刘治君。

刘治君告诉记者,目前工作人员已经在安排今年市区的树木修剪计划:“统一安排在12月,因为到了冬季,树叶落得差不多了,这



个时候修剪枝条能避免树木营养损失过大,可以有效保护树木。来年开春时,树木才能更好地生长。”

刘治君同时表示,修剪作业还要因树木种类区别对待。“不同种类的树木,修剪需求也不一样。园林部门从城市景观角度考虑,根据每条街上的树木情况设计了不同的造型,以便最终形成较好的整体景观。”刘治君说。